詩一

古詩

今存三百五篇

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卜子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以一國之事繫一人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一

古詩

今存三百五篇

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卜子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
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
詩之至也

墨翟曰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

荀卿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司馬遷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
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
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
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
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

又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

鄭玄曰詩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

詩含神霧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
戶也刻之玉版藏之金府集徵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
羅列五際　又曰詩者持也持人情性

詩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卯酉之際爲革政午
亥之際爲革命

詩氾歷樞曰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
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
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
際也　又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
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

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即六義也
春秋說題辭曰詩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憺爲心思慮爲志故詩之爲言志也
班固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
翼奉曰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孟康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
鄭康成曰詩者承也政善則下民承而讚咏之政惡則諷刺之
劉勰曰詩文弘深其來已遠揚雄謂之詩人之賦事類相似謂之比言理切至謂之賦事類相似謂之比言理切至之頌隨作者之志而別名之者也
張揖曰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
按揖之言以一篇爲一人
周續之曰風雅體同而由我化物則謂之風物由我正則謂之雅考之禮敎其歸不殊也
梁簡文帝曰詩者思也辭也發慮在心謂之思言見其懷抱者也在辭爲詩在樂爲歌其本一也
隋書經籍志曰夏殷以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致太平誦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錄之孔子刪

詩上采商下取魯凡三百篇

按如隋志所云則二南之始關雎雅始鹿鳴文王頌始清廟皆魯太師次而錄之者故論語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是也

孔頴達曰經傳所引諸詩見存者多亡失者少不容孔子十去其九

李行修曰夫詩者其辭主文譎諫而不訐其教溫柔敦厚而不愚仲尼采之合三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去

成伯璵曰詩者四國所陳臣下所獻出自百家辭生鄙俚豈能盡善若不刊正燕稗國風文遭暴秦並爲燼燼而詩

源又曰詩有四始始者正詩也謂之正始周公二南國風之正始鹿鳴至菁菁者莪爲小雅之正始文王受命至岐阿爲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爲頌之正始

李清臣曰國風雅頌美刺之義不甚相絕而分別若此或曰太師分之或曰孔子分之是皆未爲知詩夫詩者古人樂曲故可以歌可以被於金石鐘鼓之節其聲之曲折其氣之高下詩人作之之始固已爲風爲小雅爲大雅爲頌風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以入頌不待太師與孔子而後分也太師知其聲孔子知其義爾亦猶今之樂曲有小有大聲之不同而辭之不相入亦作者爲之後來者所不能易也

歐陽修曰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

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唐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絅文之著也邶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君子謂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字爲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

周子醇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爲絢兮是也

劉安世曰孔子時詩今不可得而見之且以論語考之今碩人之詩無素以爲絢兮一句則知孔子時詩亡矣

鄭樵曰周人所作采于商頌之際得之於亳商周人所作采于衛頌之際得之於朝歌商頌十二篇衛頌十一篇

意於刪也刪詩之說漢儒倡之

陳鵬飛曰春秋之亡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

唐仲友曰周之興也由召南而周南由周南而雅由雅而頌其衰也頌息於南征之後雅變於監謗之際風降於東遷之餘道之汙隆可具見矣群叔之流言風猶將變而況於雅乎洛邑之遷頌未可遽復故風猶可正而進於雅也雅在則春秋可以無作奈何變而遂至於亡也　又曰其風肆好穆如清風大雅亦有風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周南已有雅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變風猶有頌采蘩采蘋賦之屬也螽斯比之屬也關雎興之屬也有賦比興以爲風亦有以爲雅頌一篇而一義者有之鶴鳴專於興也其意達於

風矣有一句而二意者王室如燬比而雅也
朱子曰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采得許多詩夫子不曾
刪去只是刊定而已　又曰當時史官收詩時已各有編
次但經孔子時已經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
刪與不刪
戴墉曰詩篇名之例不一關雎葛覃之類取其首章權輿
騶虞之類取其末章召旻韓奕之類取一章之義合而成
文氓羊蕩緜之類取章中一事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則
取章中一句惟雨無正酌賚於詩亦無取亦有例同而名
異者緜緜瓜瓞與緜緜葛藟同一取緜緜之義一以葛藟
爲名緜蠻黃鳥與交交黃鳥同一取緜蠻之義一以黃鳥
爲名
王治皡曰風雅之所基成德之所繫以船山鄘邶至簡治洹陽變未
六月車攻斯干諸詩何以言變小雅民勞至桑柔治固變
矣崧高韓奕烝民江漢諸詩何以言變大雅周禮籥章歌
豳詩豳雅豳頌謂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則豳何以有
雅謂美盛德告成功則豳何以有頌然則求詩於詩不若
求詩於樂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及言
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以樂正詩則風雅與頌以聲而別樂
有正聲必有變聲故國風十五國之歌歌之正爲正風歌
之變爲變風采風者以聲別之其於雅亦然瞽誦工歌既
別其聲之正變復析爲小雅大雅以雅音之大者爲大樂
章大燕享用之雅音之小者爲小樂章小燕享用之以言
乎頌周之頌簡商魯之頌繁周頌敬懼而謙恭商魯頌多

麗而奏大然其音苟合何在非頌人不以詩求詩而以樂求詩始知風雅之正變小大與三頌之殊塗而同歸矣今之樂章至不足道猶有正調轉調大曲小曲之異風雅頌既被之絃歌播之金石安得不別其聲之小大正變哉

葉適曰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安國亦言刪詩爲二百篇按周詩及諸侯用爲樂章今載於左氏傳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詩殊少矣疑不待孔子而後刪十取一也又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然則詩不因孔氏而後刪矣　又曰周以詩爲教置學立師諸侯之風陳於太師其所去取皆當時朝廷之意故匪風之思周道下泉之思治簡今之思而以一代所教之詩刪落高下十不存一爲皆出其手豈非學者之隨聲承誤失於考訂而然乎　又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則是以天子之命列於頌也非孔子之所能裁定也　又曰詩三百篇孔子舉其在者也後人謂孔子自刪爲三百篇大妄也　又曰言詩者自邶鄘而下皆目爲變風其正者二南而已然季札觀樂論詩未嘗及變孔子教小子以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亦未嘗及變夫言者之旨其發也殊要以歸於正爾美而非諂刺而非訐怨而非憤哀樂而非私何不正之有後之學詩者不極其志之所至而以正變強分之則有蔽而無獲矣

章如愚曰王之風非貶王也體本風也魯之頌非褒魯也體本頌也詩體有風雅頌之殊非雅重於風頌高於雅也

羅璧曰詩名之說或謂國史或謂子夏毛萇而書金縢云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則詩名乃作者自定至分爲風雅頌說者謂始於孔子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吳季札聘魯魯太師已爲札歌風歌雅歌頌矣魯頌駉詩序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史記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觀此則雅頌亦作者自別也

王應麟曰逸詩篇名若貍首騶虞駉祈招轡之柔矣皆有其辭惟采蘩河水新宮茅鴟鴞飛無辭或謂河水汚水也新宮斯干也鴟飛小宛也韓詩外傳引逸詩尤多其孔筆所刪與

劉汲曰三百篇什無定章章無定句句無定字字無定音

詩與聖賢相繫而無嫌德新義備各言其志也已矣

火小表經驗錄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詩三百一十一篇是則秦火之餘詩亦爲完書矣而凡經傳所引逸詩是皆孔子所刪二千七百餘篇之文乎今考之孔子之言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詩三百十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未嘗言刪詩也至趙氏孟子題辭始有刪詩之說而晉世所傳孔氏書序亦言刪詩爲三百篇皆出太史公之後夫以周之列國若滕薛許蔡邾莒其與陳魏曹檜地醜德齊而獨無一詩之存何也將有其詩而夫子刪之與當季札之聘魯請觀周樂於時夫子未刪詩也自雅頌之外其十五國風盡歌之今三百篇及魯人所存無加損也其謂夫子刪詩其可信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朱右曰古詩三百篇以風雅頌爲三經賦比興爲三緯
盧格曰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穎達以
爲未可信按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
風西周盛時環海內而封者千八百國使各陳一詩亦千
八百篇矣今載於經者惟邶鄘衛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十
一國皆春秋時詩其他亦無所錄孟子詩亡之論其有慨
於此乎
黃淳耀曰孔子有正樂之功而無刪詩之事蓋刪詩者莫
儒之說也
汪琬曰刪詩之說昉於史遷其言不可據依
按孔子刪詩之說倡自司馬子長歷代儒生莫敢

異議惟朱子晚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得刪與不
刪又謂孔子不曾刪去只是我定而已亦心數見
亦謂詩不因孔子而刪誠千古卓見也鄭漁仲蘇
伯修亦嘗疑之近時嘉定陶菴黃氏亦謂孔子有
正樂之功而無刪詩之事愚心韙之竊以詩者掌
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
教莫之有異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
見志不盡捨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刪
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信而從之者且如行以肆
夏趨以采齊樂師所教之樂儀也何不可施於禮
義而孔子必刪之俾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何也
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
蘩爲節士以采蘋爲節今大小戴記載有貍首之

辭未嘗與禮義悖而孔子於騶虞采蘩采蘋則存之於貍首獨去之俾王與大夫士有節而諸侯無節又何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而孔子於鹿鳴則存之於新宮則去之俾歌有詩而管無詩又何也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於鐘師而大司樂王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鄉飲酒之禮賓出奏陔鄉射之禮賓興奏陔大射之儀公升即席奏陔賓醉奏陔公入驁此又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禮廢而樂缺又何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校魯之所校歸祀其祖者刪其七篇而止存其五又何也穆王欲以先世之所

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乎禮義者莫此若矣孔子既善其義而又刪之又何也且詩至於三千篇則輶軒之所采定不止於十三國矣而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刪後之言況多至三千樂師矇叟安能遍爲諷誦竊疑當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至歐陽子謂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此又不然詩二南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其詩孔子未嘗刪故爲弟

子雅言之也詩曰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殽鑒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偶脫去爾昔者子夏親受詩於孔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詩初未以素絢之語有害於義而斥之也由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刪之可信已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日誦者偶遺忘也一則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之爲章句之學者必比而齊之於句之從出者去之數也一則樂師瞽史止訓其音節而其辭實公之於樂惟記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所缺獨多也噫衰周之際禮不期於壞而壞樂不期於崩而崩孔子方憂其放失而考求之不暇又豈忍刪去之乎且夫采齊新宮貍首繁遏渠九夏暨笙詩六篇商頌七篇皆先王著於禮而被於樂者信如子長之言則刪自孔子禮壞樂崩是誰之過與愚有以斷其必不然矣

於世

沈重曰按毛詩諸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其訓宗以斷其必不然矣毛詩序子夏所傳未嘗得風雅之旨於今傳

經義考卷九十八終

弟子溧陽黃夢麟覆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詩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卜子商詩序

唐志二卷

存

後漢書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迺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

沈重曰按詩譜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

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

潤益

陸德明曰孔子最先刪詩以授於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口以相傳未有章句　又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大序此以下則小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

孔穎達曰詩三百一十一篇子夏惟裁初句耳至韓愈曰子夏不序詩

成伯璵曰學者以詩大小序皆子夏所作未能無惑如關雎之序首尾相結冠束二南故昭明太子亦云大序是子夏全制編入文什其餘衆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至也字而止葛覃后妃之本也鴻雁美宣王也如此之類是也其下皆是大毛公自以己意所作事雖兩存其辭亦蒙其見

鄭玄於毛公傳下即得稱箋於毛公序末略而爲注耳毛公作傳之日漢興已亡其六篇但據亡篇之小序惟有一句毛既不見詩體無由得措其辭在子夏之後當子夏之世祭皆有尸靈星之尸子夏明矣

取引一句之下多是毛公非子夏所作或曰毛裒所作丘光庭曰先儒言詩序并小序子夏明曰非毛裒所作也何以知之按鄭風出其東門序云民人思保其室家經曰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毛傳曰願其室家得相樂也據此傳意與序不同自是又一取義也何者以有女如雲者皆男女相棄不能保其室家即縞衣綦巾是作詩者之妻也既不能保其妻乃思念之言願更得

且與我爲樂也如此則與序合今毛以縞衣綦巾爲他人之女願爲室家得與相樂此與序意相違故知序非毛作也此類實繁不可具舉或曰既非毛作毛爲傳之時何不解其序也答曰以序文明白無煩解也

歐陽修曰孟子去詩世近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序文意多同故後時異說爲詩害者嘗賴序文以爲證　又曰或問詩之序卜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則作者其誰乎應之曰書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詩之序不著其姓氏安得而知之乎雖然非子夏之作則可以知也曰何以知之應之曰子夏親受學於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其言風雅有變正而論關雎鵲巢繫之周公召公陳之王化繫之后妃之德用之鄉人邦國用之上下以至於人倫之廢興政治之得失

說分爲齊魯韓三家晚而毛氏之詩始出久之三家之學皆廢而毛詩獨行以至於今不絕今齊魯之學沒不復見而韓詩遺說往往見於他書至其經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類是也然不見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漢以來學者多矣其卒舍三家而從毛公者蓋以其源流所自得聖人之旨多歟今考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爲證也至其時有小失隨而正之惟周南召南失者類多吾固已論之矣學者可以察焉

王安石曰詩序詩人所自製　蘇轍曰孔子之序書也舉其所爲作書之故其贊易也發其可以推易之端未嘗詳言之也非不能詳以爲詳之則

隘是以常舉其略以待學者自推之故其言曰仁者見之
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夫惟不詳故學者有以推而自
得之今毛詩之序何其詳之甚也世傳以爲出於子夏子
竊疑之子夏嘗言詩於仲尼仲尼稱之故後世之爲詩者
附之要之豈必子夏爲之其亦出於孔子或弟子之知詩
者與然使誠出於孔氏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
三百十一篇今其亡者六焉詩之序未嘗詳也詩之亡者
經師不得見矣雖欲詳之而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
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說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
人之辭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東漢儒
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
今傳於世諸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

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古詩本如此故曰毛詩序作毛公
曰是詩言是事也而盡去其餘獨采其可者見於今傳其
尤不可者皆明著其失以爲此孔氏之舊也
程子曰詩大序其文似繁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分明
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蓋夫子慮後世之不知詩也故序
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　安
節問小序何人所作曰但看大序即可見矣序中分明言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
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
王得臣曰詩序非出於子夏聖人刪次風雅頌其曰美曰
刺曰惡曰規曰誨曰誘曰懼之類蓋出於孔子非門弟子
所能與也若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

孔子所題其下乃毛公發明之
晁說之曰說毛詩者謂其序子夏所作
蔡卞曰作序者不知名於何人然非深通於法言莫之能
爲也或以爲子夏衛宏之所爲則疑其不能爲也
葉夢得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爲此殊不然使宏鑿空
爲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
且宏詩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爲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
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
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
頌其文全出於周官書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
嘆之其文全出於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
遺王其文全出於禮記高克將兵而鄭人惡而
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鄭人惡而
上久而不名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出於左傳微于
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
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
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
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矣又曰衛
懿公爲狄人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
尸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善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
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也騶虞之詩先言人
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復繼之以蒐田
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家忠厚仁及
艸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此又

吾所謂委曲婉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即三者而觀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逮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

曹粹中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毛傳謂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夫羔裘以居其說如此而已而序云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且以退食爲節儉其說於康成毛無此意也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毛傳謂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其說如此而已而序云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君子偕老副笄六珈毛傳云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而序云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則與

陳毛傳作於何時猶未有序也意毛公之時序未出也

晁公武曰詩序蕭統以爲卜子夏所作韓愈以三事疑其非至王介甫獨謂詩人所自製按韓詩序茅苞曰傷夫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詩不應不同若是況文意繁雜其不出一人之手甚明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論也

朱翼曰蘇子由解詩不用詩序今用其說尚解不行乃去而不用以自已意解之且如七月陳王業也故其詩陳農桑之事一與序合若不用序不知一篇爲何而作此猶易

門人互相得授各記其師說至宏而遂著之後人又復增加殆非一人之手則或以爲子夏或以爲毛公或以爲衛宏其勢然也

曉者其他詩未易曉者若不用序則更茫然矣

鄭樵曰衛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婉轉附經以成其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書以貽王其文全出於金縢自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於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所謂取諸書之文有至數句者此也關雎之序既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意亦足矣又曰風風也風以動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又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戴氏侗曰詩說紛不一詩人之意猶所謂公爲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其美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所謂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至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後繼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國家忠厚仁及艸木然後以內睦九族外尊黃耆養老乞言所謂委曲婉轉附經以成其義者也

李樗曰詩皆有序獨關雎爲最詳先儒以謂關雎爲大序葛覃以下爲小序而作序之人說者不同家語云子夏習於詩而通於義王肅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沈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未盡毛公更足成之韓退之作詩之序議則謂詩

之序明作之所以云其辭不諱君上顯暴醜亂之迹惟箔之私不是六經之志若人云哉察夫詩序其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因藉之子夏故其序大國詳小國略斯可見矣王氏則以爲世傳以爲言其義者子夏也觀其文辭自秦漢以來諸儒蓋莫能與於此然傳以爲子夏臣竊疑之詩上及於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爲美媵那之爲祀成湯殷武之爲祀高宗方其作時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況於子夏乎程說亦如王氏詩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是也不得以則每篇指趣何自而知焉大序則是仲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凡此諸家紛紜不一惟蘇黃門之說曰其文時有反覆煩重類漢儒板傳曰衛宏作毛詩序謝曼卿受學於衛氏之門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大抵古說本如此此說深得之蓋自漢以來爲詩解者有四家齊魯毛韓皆以傳授不同故其說不一也

黃穗曰書易春秋皆有序學者不疑而詩之大序學者疑之蓋凡有序者必著其姓氏而詩也有其序而不著其人或雜出於百家傳記而傳會之說終莫之統一是其所以滋後世之疑也家語云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王氏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沈重云按鄭氏詩譜意大序是子夏所作是說也韓文公辨之詳矣韓以爲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因藉之子夏而東漢儒林傳亦云衛宏從

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至今傳於世近世蘇潁濱亦本是說以爲其文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李迂仲以蘇之說爲當且程王盡近世大儒也而又以爲非漢儒之所能爲竊以爲大序之文溫厚純粹有係辭氣象彼漢儒者疇能及此哉

程大昌曰謂詩序爲子夏者毛公鄭元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爲漢儒附託者韓愈是也范蔚宗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而鄭元作毛詩箋也與敘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爲宏所作何疑哉然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別然有可考凡詩發端一言以蔽之曰某事也繼而申之者某者是也說之體也其後人設問以解之者所以足成其說也

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陂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元謂序出子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發序兩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分冠者元之在漢蓋親見也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亡辭知其爲秦火之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也毛公於詩第爲之傳不爲之序則其申釋先序時義非宏而孰爲之也以鄭元親見而證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昭然白黑分矣

朱子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

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實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
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
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
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
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
之耳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
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
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
不爲注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其後三家之
傳又絶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
遂爲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
相信據無敢疑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
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終
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
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眞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
采以附傳中而復併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又曰詩序自是兩三人作今但信詩不必信序 又曰
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以爲皆
是村野妄人所作始者亦疑之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
詩序之果不足信
范處義曰詩有小序有大序小序一言國史記作詩者之
本義也小序之下皆大序也亦國史之所述間有聖人之
遺言可考而知惟關雎爲一經之首併論三百篇之大旨
猶易乾坤之文言故特詳焉世固以文言爲聖人之贊易

而於詩序乃惑於傳記而疑之先儒有知其說者謂繫辭爲易大傳詩序爲詩大傳又謂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異哉唐人之議詩序也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楊中葦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又曰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藉之子夏且子夏猶知不及漢去詩益遠何自而知之謂春秋所不道是不知聖人授經於丘明經所不欲言傳則明著其迹至謂諸侯猶世不敢以云此正爲史官懼天禍人刑者之見也至子夏猶云不敢則古之國史其賢矣乎昔者齊太史書崔氏之大惡兄弟幾盡而南史氏猶執簡以往是豈計死生禍福而廢棄其官守哉序雖不作於子夏議則疎

衰之由顯述春秋邪正之迹明信如其說聖人於春秋則修之既因魯史之舊而明其邪正之迹於書則定之又各冠序於篇首而倫帝王之制於詩則刪之苟不據序之所存亦何自而見其興衰之由而知其美刺之當否哉今觀春秋之褒貶與詩序相應者蓋多有之如陳陀如衛州吁如鄭忽皆已爲君春秋書曰蔡人殺陳陀曰衛人殺州吁曰鄭忽出奔此書名之例而詩序亦曰陳陀不義曰衛州吁暴亂曰鄭人刺忽春秋或書爵詩序亦曰凡伯曰芮伯春秋或書字詩序亦曰仍叔曰荀父春秋或書人詩序亦曰周人曰國人春秋或書其君詩序亦曰刺其君春秋或書夫人詩序亦曰刺衛夫人春秋或書大夫詩序亦曰刺周大夫此其大畧也至如詩序書請命於周豈非春秋尊

王命之意歟書天子之使豈非春秋重王人之意歟書子
道書有德書以禮書守巖書笑書言書陳書喜書樂
書予書褒賞豈非春秋與善之意歟書失道書無德書不
義書無禮書刺書怨書惡書疾書傷書憂書懼書去之豈
非春秋貶惡之意歟書思書閔書止書悔書絕書責書誓
書救亂此春秋反正之意也書風書勸書戒書勉書誘書
箴書規書誨書自警此春秋責備之意也如書周之君臣
惟文武周公加以聖之一字餘皆不與焉如書賢者書君
子書忠臣書孝子書仁人書善人書小人書讒賊書播惡
書荒淫書大亂書大壞之類皆無曲筆宜爲聖人之所取
也大抵春秋雖嚴而其辭深而婉詩序雖通而其辭直以

春秋止書城楚丘不言其所以城城成周不言其所以城
春秋不書曲沃伯爲晉侯詩序則曰美武公始并晉國春
秋不書魯僖公修泮宮詩序則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蓋春
秋不與夷狄之滅國不許諸侯之專封以武公納寶賂而
兼宗國雖請王命實以非義而要君以僖公因其舊而修
學校雖爲美事亦爲國者所當然是以不書於經詩序則
並記其實聖人以春秋之嚴而立一王之法以詩之通而
不忘人之善道並行而不相悖其斯之謂歟沈重謂鄭氏
譜詩之意以大序爲子夏作以小序爲卜商意有未盡毛
公足成之蓋其說以關雎一序爲大序餘皆爲小序既已
考之不審矣梁昭明遂信之取關雎一序編之文選題以
卜子夏後漢書乃曰衛宏從謝曼卿學因作毛詩序善得

風雅之旨隋經籍志亦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所謂相承即鄭氏譜詩之意耳他非有根據今博考經籍惟孔子家語言子夏習於詩能通其義未嘗言作序也王肅注家語乃以爲今之詩序則所謂子夏者未可信矣子夏尚未必爲詩序則謂毛衛潤色者何足信也孰若求諸夫子之言以爲信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此夫子記周家之政也而與賚之序同緇衣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記禮者稱子曰以實之益以爲夫子之言也而與都人士之序同孔叢子記夫子之讀詩曰於周南召南見周道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莫之禮行也於[illegible]衣見婦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妃德之不忘共敬也於杕杜見賢者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采葛見貴貴之有漸也於丰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楚茨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菽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其言皆與今序同其義又左氏傳載高克帥師與清人之序同國語載正考甫得商頌與那之序同至如大序言情動於中與治世亂世亡國之音同於樂記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同於周官公乃爲詩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遺王名之曰鴟鴞同於金縢由是言之使詩序作於夫子之前則是爲夫子之所錄作於夫子之後則是取諸夫子之遺言也庸可廢耶復有二說可明詩序其來也遠假樂之序曰嘉成王也經文初無嘉之一字而子思中庸左氏傳皆以假樂爲嘉樂豈當見今之詩序耶六月之序由庚之後繼以南有嘉魚崇丘之後繼以南山有臺皆古詩之次第也今亡詩之篇次乃合由庚崇丘由儀爲一此秦火之後經生爲之也使六月之序果作於毛衛之徒則二人者皆生於秦火之後當如亡詩之次第矣且其詩既亡其次既亂毛衛之徒何由知古詩之次第爲六月之序哉學者捨經籍明據而不知信乃欲以無根相承之說爲六經

無遺已詩序陋矣發明章句之前雖淺深不能盡當讀詩者以時考之以義斷之惟是之從可也若盡去本序自爲之說失詩意愈遠矣

章如愚曰詩序之壞詩無異三傳之壞春秋而春秋存詩序之壞詩而詩亡三傳好爲巧說以壞春秋非不酷也然其三家之學自相彈射後儒又有啖趙之徒能以辨其非故世人頗知三傳之非春秋也是以春秋猶存乃若詩序之作既無學三家者以攻之又無先儒以言之俗學相傳以爲出於子夏妄者又直以爲聖人知求其義又只就序中求之學者自兒童時讀詩即先讀序已入肌骨矣嗚呼詩安得不亡乎春秋之教或不待聖人復生可以行於後詩人之旨雖吾夫子復出不可與世人

辨也然則詩序之爲害比之三傳其酷不愈甚乎孟如二南之詩謂之周南名南此蓋古人採詩於周之南得之則爲周南採詩於召之南得之則爲召南周名皆周地也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名城古以周名二公分主而治主東西方諸侯於地得其詩故以爲名二南之義蓋出於此彼序詩者乃以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謬妄之甚也即以二南繫之二公則遂以其詩皆爲文王之詩見關雎葛覃婦人之詩則遂以他詩亦皆出之婦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則以爲王者在召南則以爲諸侯太姒一人在周則以爲后妃在召南則以爲夫人豈夫子正名之意乎以

墜之詩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也謝人以早行遠行不也風夜在公者勤王之事也詩之此語多矣抱衾裯而夜行者皆不憚勞役之意豈非命之不均乎故曰實命不猶此無疑其爲使臣勤勞之詩也今其序乃曰夫人無統之行惠其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知進御於君何用衾裯與褅夫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夫肅肅宵征何用抱衾與裯而往乎注云諸妾夜行抱被與牀帳進御之次序也云雖君所有裯亦當抱衾裯而往學經不知理乃至於此豈不貽有言者之笑汝墳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毀其室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皆其室家思見君子之辭而勉之以正勸之以義吾未見其可也既曰名南之國被文王之化兎罝之武夫皆好德又安得強暴之男侵陵

正女而美行露之訟又安得有女懷春而吉士誘之如野有死麕辭謂文王太姒之化只及婦人不及男子已非也況婦人果皆正潔則亦如漢上之女不可犯安有無感我帨無使尨吠之語序於此爲說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委曲諱護亦以勞矣予謂不然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而亦有刺詩不惟西周之詩而漢廣之遊女不可求國風無以異也何以辨之據何彼穠矣一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於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爲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與書寧王

嗣義先妻之媵詩人刺惜其女能輔佐君子以道德相成而已不以容色相悅公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以容色之盛而無肅雍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棠棣之華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棠棣矣然汝王姬之車何不肅雍乎是譏之也今其序反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變白爲黑於理安乎觀此一篇之義則二南之詩與夫三百五篇壞於詩序暗昧磨滅禮義殆盡矣夫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今人爲二南而反面牆可不哀哉或曰何彼穠矣之詩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列之於王黍離而列之於此乎曰爲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於召南所得之詩而列於東周此不可也或又曰子辨詩序之非是矣借無詩序

後世知詩爲何義且其序行之數百年彼豈無據而云曰聖人刪詩不爲之序非不能爲之也正使學者深繹其義而後可以得詩人之義不若易春秋之微妙學者能深思之不待傳而自明亦如春秋不待傳亦自得也不幸漢儒之陋一旦之以序詩始無傳焉且彼又烏有據哉不過多據左氏之說爾左氏亦自誣妄不足信以妄傳妄反可信乎其他無可據者又只於詩中求之如見小星之實命不同則曰知其命有貴賤見何彼穠矣云曷不肅雍則云以成肅雍之德淺陋之見止如此他何所見乎嗚呼齊女文姜嫁于鳥獸之行終以滅夫滅國春秋屢書爲戒萬世彼則刺忽云齊女賢而不娶齊桓公之覇正譏其無救衛之功

詩成楚丘以畿外之民則云文公躬儉以勸農桑皆理勢之必然人人所能知者若此之類背理亂教爲甚也人而信之詩鳴得而不亡乎然此無他學者不深於春秋故詩義無自而見詩序無由知謬也

黃震曰雪山王質夾際鄭樵始皆去序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之中誠難事矣

馬端臨曰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今文析而二之而倫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

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贊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贊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畧而敷衍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祇見其贅疣而已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為體比興之餘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敘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為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憑臆揣而得之故有刺人之惡而反以為美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於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為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為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為后妃之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為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嘆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為何事而慨嘆者為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為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巨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為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

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意而
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知四詩也非予雲奚新
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
鵜鶘陂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
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
而深味四詩之旨則嘆行役之勞苦叙饑渴之情狀憂孝
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
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
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即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
之不可廢矣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乎蓋嘗
論之均一也苦之詞也出於叙情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
而出於困窮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
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
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苦黍離之不言所謂
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
胡不翫索詩辭別自爲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
意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爲奔者所自
作而使聖經爲錄溱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
於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溱
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則指以爲男女溱洧奔誘而自作
詩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
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爲刺溱而文公以
爲溱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

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薤今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耻之辭而其詩篇之煩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愚以爲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有禹湯而廢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爲削之而已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或又曰文公又嘗云此等之人安於爲惡使其悔悟自新安得盡刪之哉此亦徒費紙筆而無補

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愚又以爲不然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況淫泆之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今有與之語者能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則未有不面頸發赤且慙且諱者未聞其揚言於人曰我能奸我善淫也且夫人之爲惡也禁之使不得爲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爲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爲閔惜懲創之至也或曰序者之序詩與文公之釋詩俱非得於作詩之人親傳面命也序求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擬先儒也蓋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謬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孔子之說曰

誦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而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詩發乎情者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夫婦之間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間不能無怨懟激發之辭十五國風爲詩百五十有七篇而其爲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關雎桃夭諸篇爲正風之首然其所反復歎詠皆昧於無邪之訓而之辜耳漢儒嘗以關雎爲刺詩矣此以辭害意之過也而況邶鄘之末流乎故其怨曠之悲遇

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愚又以爲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意之指歸而知其得於性情之正耳至於被之絃歌合之音樂則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文王大明綿文王興周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文王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之意蓋不必然不相合者不可強通惟則鼓瑟

衛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太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齊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羽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今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者之辭固有鄙淺附會居然可見者先儒疵議之非一以矣而子信之何邪曰愚之所

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明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讀可也況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攷然鄭氏謂毛公始以置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贊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宜因其一語之贊疣片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探索而爲之訓釋也夫關雎韓詩以爲衰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詩說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可從著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而

文公以爲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蔡顯傾陷正人引晏詩憂心悄悄慍于群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群亦足慍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引援指摘似爲未當此類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說詩之旨參之以詩中諸序之例而後究極夫古今詩人所以諷咏之意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愚豈好爲異論哉　又曰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多聞闕疑異時當舉史闕文之語而歎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書而不敢遽正前史之缺誤然則聖人之意蓋可見矣蓋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攷

者也其軼而不傳者必其序說之無傳古意之難攷而不
欲臆說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爲衛宏毛公所
作耳如子所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
諸公而傳其意古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鴟鴞之序見
於尚書碩人載馳清人之序見於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
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
之口則鴟鴞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終章亦
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迹後人讀之當不能曉其爲何語矣
蓋嘗妄爲之說曰作詩之人可攷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
殆謎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刪
之殆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
旨晦昧不可知者亦所不刪如鴟鴞蒹葭之類是也於其
所可知者雖詞意
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
雖詞意流泆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
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
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禮
義不愆何恤于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
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
序行於世者是也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
迹前世之所傳而輕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
脫之經倀倀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
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說得之
吳澂曰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

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益之鄭氏謂序自爲一編毛公分以置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爲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置諸篇之首也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而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者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盡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一洗千載之謬滋當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當爲之强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愈遠則序之有害於詩爲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爲甚大也

蔣悌生曰書小序與詩小序雖皆昔人序作者之意然序關於後學功效大不相同書序不可無詩即序不可廢作者之意論也蓋書當時紀載之書其事可知

如五子之歌太甲說命等篇史臣既序其作者之由篇中更端處史氏又以語貫之已極詳明雖小序不作後世讀者依文求義自能通之無所賴於小序之複出也若詩之作或歌咏性情或鋪陳政事或稱頌功德又多比興之辭故其所作之由與其所指之實多不具於詩文之中而當含於言詩之外苟無小序以識其所由則後之讀者貿貿然又孰知其爲何等之言而述何人何時之何事哉然則詩序之有功於後學固不可與書序並論也先儒謂詩序孔子所作又以爲子夏所作雖不可盡信然夫子刪詩既定子夏以文學名平日師弟子問辨之頃豈無一言及此以詔後世但戰國之末遭秦焚坑漢初鹵莽百餘年間正

經尚錯亂磨滅不得其全況序文乎意者孔子子夏亦必有作但失其傳及漢興文教之後多出於漢儒附會補緝耳惟其或有出於漢儒之手及朱子作詩集傳見其穿鑿紕謬恐其有誤後學故力排之以為不足信然排之恐有太過使其中有可存錄者亦為謬陋者所累而類入於排斥之例則其間或有聖賢之言而受漢儒之誣誠為未妥愚自幼讀書詩頗有惑於此今細推之誠有若可疑者非曰敢僭議朱傳之得失恐後學遂輕小序而忽易之亦非所宜故不得不詳辨於左以俟後之君子正焉　又曰論者謂詩大序非聖人不能作今細玩之議論推原各有斟酌燕可議者惟國史二字尚在擬議其餘全篇絕似聖人之言氏所掌意者采詩之時皆總諸國史條其篇類明其義理然後轉授瞽矇使誦於王之左右不然則矇乃無目之人若非他人相而詔之又何從知其條類義理而誦之邪　崔銑曰去序而言詩背左氏而言春秋必荒謬矣蓋道可以智窮事必以實著況千載之下乎大序淵粹非卜子夏不能作未可詆之為誣也　方鵬曰詩大序皆格言也非聖人之徒不能作也小序時或有誤然去古未遠得詩人肯綮者實多固不可以盡廢之也　孫宴曰詩者孔子授之子夏序之述作詩之由咸歸之其人是不可廢者也

盧格曰程子謂詩大序是仲尼作今讀其文包含該貫涵泳從容興觀羣怨兼而有之實三百篇之綱領蓋非孔子不能作也朱子只因國史一句遂斷其非然詩掌之國史播之學官未必非也學者因之廢而不讀何哉

楊慎曰去序言詩自朱文公始文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蓋矯枉過正非平心折衷之論也

李舜臣曰詩序其始一言而已餘蓋後人所述不應作者自爲釋也

薛應旂曰季子觀周樂爲之歌衛鄭皆曰美哉且謂康叔武公之德如是鄭雖譏其細亦不及於淫也及春秋列國夫夫會盟多賦鄭衛詩以見志使皆淫辭豈肯引以自況夫子雖謂鄭聲淫亦未必鄭詩之類悉改序說忘非

夫子刪述本旨序說固未必盡是然漢時去春秋尚近師傳授猶有影響至宋則愈遠矣此皆未敢盡信者也

許孚遠曰詩三百而約之以一言曰思無邪必此三百篇皆本於無邪之思皆出於性情之正故可興可觀可群可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有益於人倫有裨於風化不可不學也史記孟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由是觀之孔子刪定詩篇皆可施於禮樂合於韶武雅頌之音其必無邪思可知也若朱

註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彼惡者既思邪矣讀詩者即有意於懲創安得遽謂之無邪思耶且以思無邪一言而屬望讀詩之人又安可謂此足蔽三百篇義也孔子告顏淵爲邦曰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樂記之言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鄭衛之音孔子固惡之然而其國君臣之間代有仁賢詩之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自在孔子刪其邪僻錄其醇雅列於國風所謂淫與慢者不存矣朱子主淫慢之說於二國風中但辭有不純者即釋爲淫奔爲男女私相贈答及考毛詩小序不然小序傳自漢初中間

雅有詩論者公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先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亂大謀焉有女同車小序謂鄭公子忽辭昏於齊祭仲諫之而作蹇裳小序以爲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風雨小序以爲亂世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青衿小序以爲刺學校之廢弛今以詩義求之似皆可信而朱注槩目爲淫慢何與又考左傳春秋諸賢每賦詩相贈答韓宣子嘗賦木瓜答北宮文子矣子展賦將仲子諷晉侯矣子羽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錢韓宣子矣當時諸卿各賦詩見志義有取爾也肯取於淫慢之辭耶

沈鯉曰古人之書有出於千百載之上而泯無可據之迹者欲從而訂其是非明其疑信則安所取衷哉曰信之以

理而已矣前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見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後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述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君子之聽訟於人也非家至而人觀之也而以吾心之見懸斷於茫昧不可知之鄉卒之而爲直爲曲且判然如蒼素之在目矣彼載籍之無據孰與夫人心之難測乎故曰信於理而已矣秦漢而後六經雜出於煨燼之餘其錯亂逸失啓人之疑而不能決者何啻毛詩也耶然書之渾厚易之精微春秋之屬辭比事非聖人不能作雖無據曷疑而二戴之禮辭多繁複或兄以漢儒之附會雖有據吾不能無疑也執此義以折是非雖群籍可知也獨一毛詩哉

蓋詩之有序如今之辭賦先以名篇而後有其作未有其疑而或云子夏或云衛宏之作皆非也方詩之未出也存左氏說春秋往往引詩如柏舟清人等篇雅與序合則前乎此者信之以左氏可也其後有齊魯毛韓四家詩又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存當其時碩儒名彦其博古通經之識者豈其乏人而未聞有訾且議之者謂非人心之公是乎則後乎此者信之以當世之傳誦可也而奚其疑哉

郝敬曰詩序相傳子夏與毛公合作今按各序首一句爲各詩根柢下文皆申命首句之意故先儒謂首序作自子夏餘皆毛公增補今觀首序簡當精約蓋古人有詩即有題或國史標注或掌故記識曾經聖人刪正決非苟作而毛公發明微顯詳略曲盡爲千餘年詩家領袖至宋儒師心薄古一概詆爲妄作秪據詩中文字斷以己意創爲新

說今因之予未敢信其爲然也

沈堯中曰詩序每篇首句當采詩時蓋已有之豈惟後之不能即孔子亦安能臆而序之其下演文乃出後世講師之口或得或失不可盡信又如六亡詩止有首句則以後儒不見詩辭故不能演朱子乃以演文之故而并斥首句不已甚乎且詩有四家而毛獨傳以其有此序也蘇子由僅存首句乃爲得之若總序一篇相傳出於子夏玩其辭意自志之所至至莫近乎詩非大賢不能道六義以下似亦演文況所謂變風變雅尤無所指又以小雅大雅謂之政有大小先儒皆不以爲然愚謂此皆漢儒之言而非子夏之旨也

明胡翰曰詩序之作終雖的指何人然其傳詩之人則可知矣蓋詩亡於魏韓詩亡於五季僅存者外傳耳故世獨稱毛詩說詩而廢小序此亦越裳歸周郤周公之車者矣

顧炎武曰詩之世次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漢

興之初經師移其第耳禹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爲武而其三爲賚其次爲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名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爲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矣

按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爲然說韓詩魯詩者亦莫不有序如關雎刺時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鷄鳴讒一作悅人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序也楚元

王交傳申公白以二子爲博士作詩傳與其兄作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申人女作邶柏舟爲衛宣夫人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大車爲息夫人作此皆本於魯詩之序也齊詩雖亡度當日經師亦必有序惟毛詩之序本乎夏子夏習詩而明其義又能推原國史明乎得失之故試稽之尚書儀禮左氏內外傳孟子其說無不合毛詩出學者舍齊魯韓三家而從之以其有子夏之序不同乎三家也惟其序作於子夏子夏授詩於高行子此絲衣序有高子之言又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此維天之命注

有孟仲子之言皆以補師說之所未及毛公因而存之不廢若夫南陔夫詩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出自王公足成之所謂有其義者據子夏之序也而論者多謂序作於衛宏夫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豈獨無序直至東漢之世俟宏之序以爲序乎　又按蔡邕書石經悉本魯詩今獨斷所載周頌三十一章其序與毛詩雖繁簡微有不同而其義則一意者魯詩毛詩風之序有別而頌則同耶

詩三

端木子賜詩傳僞本

一卷

存

何楷曰近世有僞爲魯詩而託之子貢傳者其意覬與毛傳並行然掇拾淺陋有識哂焉

按子貢詩傳自漢迄宋悉藝文者不著於錄嘉靖中忽出於鄞人豐道生之家取子夏所序三百十一篇悉索其次以鶴鳴先鹿鳴於是四始亂矣何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漢楚王交
佚
詩傳

彼穠矣南也而入之風黃鳥我行其野無將大車
采菉蒭薪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雅也而入之風
小弁抑大雅也而入之小雅定之方中風也而入
之頌於是六義亂矣至於列國之風移易錯雜雅
頌亦然又刪去笙詩六篇之目而且更野有死麕
曰野麕簡兮曰東兮東門之墠曰唐棣遽曰營盧
令令曰盧道大路曰大路于田曰太叔山有
扶蘇曰扶胥出其東門曰東門兎爰曰有兎菁菁
者莪曰菁莪皇皇者華曰皇華圻父曰圻招大東
曰小東信南山曰南山此亦有何關係曾是子貢
之傳必求異於子夏所序之詩乎尤可怪者邶鄘
衛詩雜分為三然延州來季子觀樂曰我聞康叔
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德風雅則同爲衛詩矣乃
以邶爲管叔時詩鄘爲霍叔時詩又以小雅爲小
正大雅爲大正中庸子思所作而子貢反襲其言
竊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修身則道立以下十句
以說小正竊大學心正而身修四句以傳關雎陋
矣哉本欲伸尸之詖辭邪說而厚誣先賢可謂妄
人也已矣燕稽之言君子弗信乃烏程凌濛初取
子貢詩傳與子夏詩序合刻之目曰聖門傳詩嫡
冢眞堪失笑近蕭山毛大可作詩傳詩說駁義力
辨其誣可謂助我張目者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漢書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少時嘗與魯穆生
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高后時浮
邱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元王好詩諸
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
元王詩世或有之

王應麟曰劉向列女傳稱詩柏舟共姜自誓之類與今序
詩者之說尤乖異汝墳謂周南大夫妻作行露謂申女作
式微一篇謂二人之作碩人之詩謂莊姜始至操作哀惰
傅母作之新序謂衛宣公子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
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壽閭其兄兄且見害作
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封事引飴我釐麰說苑引敝笱
曰洽於甘棠之下而聽焉鳲鳩在桑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
向乃元王之孫所著蓋魯詩也

劉城曰楚元王高祖同父兄弟也秦漢間急攻戰燔墳籍
一家之內仲則力田治生產矣季則好酒及色嫚罵儒生
矣交何所見而早毅然學古獨與穆生白生申公輩游同
受詩於浮邱伯豈非豪傑之士無待而興者哉然則交固
漢儒林之首也

詩經魯齊韓三家

漢志二十八卷

佚

應劭曰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

隋經籍志漢初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訓詁是爲魯

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
韓詩終於後漢三家並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二亡於西晉
韓詩雖存無傳之者

王應麟曰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耻共之相
鼠妻諫夫之詩也其齊魯韓之說與

朱傳曰魯詩起於申公而盛於韋賢齊詩始於轅固而盛
於匡衡韓詩始於韓嬰而盛於王吉

彭汝礪曰申公得詩之約者也轅固得詩之直者也以約
窮理而以直行已觀其言以察其所行信有異於毛公韓
嬰之所聞也

陸玑曰三家之詩至唐已失其傳雖有存焉者譌矣

安魯詩源於浮邱伯齊詩源於轅固生然如淳注仲梁子
亦云楚宣也王孫遵之

仲梁子何時人答曰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
前又維天之命註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
美周之禮也趙岐云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
於孟子者則魯之說詩者不始於浮邱伯也趙岐注孟子以爲齊人則
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趙岐云高子齊人
魯之說詩者不始於轅固生也

申公培魯故

漢志二十五卷

佚

漢書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
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

又曰申公魯人少從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武帝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至時已八十餘以爲大中大夫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周覇夏寬碭魯賜蘭陵繆生徐偃鄒人闕門慶忌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至丞相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翁思事免中徐公及許生爲昌邑王師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皆爲博士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爲諫大夫其門人琅琊王扶陳留鄭安由是張家有許氏學陳德明曰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伯受於荀卿

無傳疑者則闕不傳號曰魯詩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郎中令王臧御史大夫趙綰臨淮太守孔安國膠西內史周覇城陽內史夏寬東海太守魯賜長沙內史繆生膠西中尉徐偃膠東內史闕門慶忌皆申公弟子也

詩說僞本

一卷

存

陳弘緒跋曰詩說一卷漢魯人申培著取鹵風鴟鴞諸篇與魯頌綴於周南召南之後取曹檜列於鄭齊之前取鹵風七月置之小雅而以秦風毀於十五國於大小雅曰大小正於變雅曰小正續曰大正續有周頌商頌無魯頌其

說多與韓毛牴牾按隋經籍志云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詁訓是爲魯詩亡於西晉此本不知傳自何人疑爲後代僞筆或曰宋董逌謂班固言魯詩最近今徒於他書時得之是則申公之詩雖亡猶散見雜出於群帙後人輯錄而稍補足之未可知是亦一說也魯之不應有頌朱子固嘗致疑近高邑趙公南星曰關雎文王之詩猶稱風焉以其未爲天子也周自東遷後且降而爲風矣魯安得有頌毅然降魯頌於國風學士大夫開而共爲駭愕不知實本申公之說也然風雅頌之體不同譬知黔皆出於蕈人豐坊僞說也遂惑之爭爲鋟版君子哲之不容混駟與駟置之邶鄘衛諸篇尚相彷彿洋水閟宮國風安得有此體耶是不可以不辨

按申公魯故至晉已亡今所存詩說及子貢詩傳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也

魯說

漢志二十八卷

佚

轅氏固齊詩傳

佚

漢紀齊人轅固生爲景帝博士作詩外內傳

陸德明曰齊人轅固生作詩傳號齊詩

后氏蒼齊故

漢志二十卷

佚

漢書轅固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諸齊以詩顯貴者皆固之弟子也夏侯始昌最明傳后蒼蒼字近君東海郯人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琅琊師丹伏理斿君潁川滿昌君都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

齊詩傳

漢志三十九卷

佚

孫氏失名齊故

漢志二十七卷

佚

齊詩傳

漢志二十八卷

佚

齊雜記

漢志十八卷

佚

鄭樵曰后孫之傳其亡已久今存其名使學者知傳注之門戶也

韓氏嬰韓故

漢志三十六卷 新唐書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

佚

詩內傳

漢志四卷

佚

詩外傳

漢志六卷隋唐志十卷

存

韓詩說

漢志四十一卷

佚

漢書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賈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河內趙子事生授同郡蔡誼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食生授泰山栗豐栗豐授山陽張就吉授淄川長孫順順授東海髮福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顧陽侯曰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漢志嬰書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而其遺說時見於他書與毛之義絶異而人亦不信去聖既遠誦習各殊至於考風雅之正變以知王政之興衰其善惡美刺不可不察焉

劉安世曰嘗記少年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雨無其極傷我稼穡浩浩昊天不駿其德詩中云正大夫離居豈非序所謂正大夫乎范處義曰雨無正韓氏作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竊謂韓詩世罕有之未必其真或後人見詩中有正大夫離居之語故加二句且牽合以爲正大夫刺幽王似不可信 又曰史克作頌見之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序韓氏乃曰奚斯作魯頌而班固西都賦序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皆云奚斯頌魯楊雄法言亦曰正考父嘗睎尹吉甫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父意謂尹吉甫頌周正考父奚斯頌魯奚斯所作是奚斯作新廟非作魯頌也韓氏之傳授妄矣

晁公武曰漢志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十篇其及於經蓋寡而其遺說往往見於他書如逶迤邠夷之類其義與毛詩不同此稱外傳雖非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洪邁曰漢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玉書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歷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於杭

陳振孫曰外傳多於薈蓋多雜說不專解詩不知果當時本書否也

王應麟曰韓詩序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與 又曰申毛之詩皆出荀卿子而韓詩外傳多引荀書 又曰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托其師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

薛應旂曰韓嬰外傳雖未盡能以意逆志而變動不居猶有古之遺焉

王世貞曰韓詩外傳雜記夫子之緒言與諸春秋戰國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說大抵引詩以證事而非引事以明詩故多浮泛不切牽合可笑之語蓋馳騁勝而說詩之旨微矣

董斯張曰世所傳韓詩外傳亦非全書文選李善注引外傳文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又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皐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鷄之卵藝文類聚引外傳文云凡艸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者陰極之數雪花曰蘂雪雲曰同雲又曰自上而下曰雨雪又曰漆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不祥也太平御覽引外傳文云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膏歸於露髮歸於艸佛典引外傳文云老筐爲崔老蒲爲葦今本皆無之

按韓詩雖外傳僅存若白虎通所引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又曰師臣者帝交友受臣者王臣臣者覇魯臣者亡又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即位又曰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正卯風俗通所引舜漁雷澤三禮義宗所引曰天子奉玉升柴周禮注所引曰珮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大戴禮注所引鸛鴿胎生孔子適江見而異之禮記注所引曰鸞在衡和在軾初學記所引曰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席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沉不可以湎杜佑通典所引曰禘取殷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則群廟之主悉升於太祖廟兄此皆內傳之文也

毛氏亨詩故訓傳

漢志三十　卷釋文序錄二十卷

佚

鄭康成曰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

徐整曰子夏授詩於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為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

陸德明曰子夏授曾申曾申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　孫卿卿傳毛亨亨授毛萇

孔穎達曰漢初為傳訓者皆名為經別至馬融汴周禮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焉

魏了翁曰大毛公學於荀卿

王應麟曰徐整謂子夏授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趙岐云高子齊人　又曰陸璣以曾申為申公誤

按大毛公詩故訓傳二十卷崇文總目載之則宋初猶存也

毛氏萇詩傳

漢志二十九卷　唐志十卷

存

漢書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　又曰毛公趙人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

解延年延年授徐敖言毛詩者本之敖
陸德明曰敖授九江陳俠俠傳謝曼卿
孔穎達曰申公騰芳於魯毋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
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
李清臣曰釋詩者莫若毛鄭毛之說簡而深此河間獻王
所以高其學也
歐陽修曰毛公當漢初興去詩猶近後二百年而鄭氏出
使其說有可據而推理爲得從之可矣若其說無據而推
理不然又以似是之疑爲必然之論則吾不得不舍鄭而
從毛也
葉夢得曰漢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時齊
魯韓三家皆立於學官獨毛氏不得立惟河間獻王好古

博見異書深知其精中興後謝曼卿衛宏賈逵馬融鄭衆
鄭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學者翕然稱之今觀其書所釋鴟
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
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與
儀禮合當毛公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
毛公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漢興三家盛
行毛最後出世人未知毛公之密其說多從齊魯韓迨至
魏晉有左氏孟子國語諸書證之然後學者舍三家而從
毛氏故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從
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之音從毛氏之說則禮
記左氏無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存於世也
鄭畊老曰毛詩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李樗曰毛詩所傳非成於一人之手如魚麗之詩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既以爲文武之詩矣而棠棣之詩又曰宴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此又成王之詩也非一人所作甚明

范處義曰昔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事惟其實理求其是獨立詩毛氏春秋左氏博士其去取諸家可謂審矣漢初傳詩者齊魯韓三家毛最晚出毛傳既行三氏俱廢先儒謂毛氏詩出於子夏淵源有自得聖人之宗旨斷可識矣

呂祖謙曰魯齊韓毛師讀異義亦不同以齊魯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適與經傳合闚睢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得其真也

王柏曰陸璣雖稱毛公相傳之序止接子夏而與釋文無一人合其僞可知

陸佃曰毛傳行而三家廢君子既已惜之集傳出而毛氏之學寖微又奚爲莫之慨也

郝敬曰子貢子夏之後魯言詩者莫如孟子孟子之後其解者莫如毛公

呂氏叔玉詩說

佚

按呂氏於詩不知主何家之說杜子春注周官引之其說曰肆夏繁過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渠思文也頗見新義惜乎其不傳

伏氏黯齊詩章句解說

佚

九篇

佚

後漢書黯字稚文瑯琊東武人以明齊詩教授門徒千餘人著詩章句
說九篇位至光祿勳

薛氏漢韓詩章句

隋志二十二卷

佚

後漢書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
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灾異識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爲
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永平中爲千
乘太守弟子犍爲杜撫會稽瞻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
名

王應麟曰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馬衍傳在引

韋氏賢魯詩章句

薛夫子韓詩章句即漢也

佚

按魯詩有韋氏學而章句不載於漢志攷執金吾
武榮碑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則當時韋氏父子
亦有章句授弟子矣

檇李曹秀水　朱彝尊　編
男昆田　校
弟子仁和吳　騫覆　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詩四

景氏鸞齊詩解

佚

伏氏恭齊詩章句

佚

後漢書伏恭字叔齊建武四年除劇令遷常山太守永平四年拜司空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詞定爲二十萬言

杜氏撫詩題約義通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佚

後漢書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弟子千餘人東平王蒼辟爲大夫建初中爲公車令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

賈氏逵毛詩雜義難

七錄十卷

佚

後漢書永平中帝令逵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八年廼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

趙氏曄詩細

七錄作詩譜

佚

歷神泉

後漢書作神淵

七錄一卷

佚

後漢書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詣杜撫受韓詩卒業廼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辛於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嘆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

虞翻曰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克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絡繹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盤結上窮陰陽之奧秘下據人情之歸極

張氏匡

韓詩章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佚

後漢書山陽張匡字文通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馬氏融毛詩注

七錄十卷

佚

陸德明曰無下帙

鄭氏玄毛詩箋

隋志二十卷

存

陸德明曰鄭氏作箋申明毛義以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鄭氏箋者非毛公馬鄭王肅皆傳古學是書遂流傳用既久未敢爲異又恐非雷次宗全受慧遠法師之題也）

孔穎達曰鄭氏作箋恐非雷次宗之題也

陸德明曰鄭氏作箋由毛義以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既久未敢爲異又恐非雷次宗之題也

蘇轍曰詩至於漢儒者之傳容有不知其世者然猶欲必知焉其出於毛氏者其傳之也其出於鄭氏者其意之傳之猶可信也意之疎矣

朱子曰詩自齊魯韓之說不得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今皆不存則推衍其說者獨鄭氏之箋而已

王應麟曰鄭康成注禮記以于嗟乎騶虞爲嘆仁人以燕燕爲定姜之詩以生甫及申爲仲山甫申伯以商爲宋詩康成從張恭祖受韓詩注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皆韓詩也

黃震曰毛詩注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通玉柟曰漢初齊魯韓三家之詩並列學官惟毛萇最後出及多改字以就其義然猶有近於古者鄭康成爲之箋學者篤信康成毛詩假康成爲重盛行於世毛鄭既孤行而三家遂絕不得參伍錯綜以訂其是非學者惑於同而忘其異矣

按毛詩經文久而滋誤者因鄭箋可證其非若小旻如彼泉流兮誤流泉鄭箋云如原泉之流則流泉非矣旱麓延于條枚延兮作施鄭箋云延蔓于木之枝木而茂盛則當作延矣呂覽韓詩外傳亦作延思齊厲假不瑕厲兮作烈鄭箋云厲假皆病也又古之人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卷阿嗣先公酋矣爾酋矣兮作似先公酋矣鄭箋云嗣先公之功而終成之蕩殷鑒不遠近

在夏后之世矜本失近字鄭箋云近在夏后之世
謂湯誅桀也凡此可補王伯厚詩攷之闕

毛詩譜

新唐志三卷

存

晁公武曰鄭康成撰歐陽永叔補完之

康成自序曰成作宋均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
轅遠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篾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
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昉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
棄靡有孑遺逮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
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彰
顯為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饑茲時乃粒

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
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岐也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
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
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
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
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
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
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勤爾俱作衆國紛然刺
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
罰紀綱絕矣故孔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
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
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上刻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

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衙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經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

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歐陽修曰昔者聖人已沒大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發明典義而正其譌謬得以龕備傳於今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猶聾瞽僕僕語昧之言終世不論何啻其聚訟而已

何以徒爲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攷之於經而證以六藝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艸木蟲魚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爲改易者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而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遍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辨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自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

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列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攷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畿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詩次第也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畧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各以毛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一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爾大義其說而不通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爲異論哉補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

毛詩音

佚

陸德明曰爲詩音者九人鄭康成徐邈蔡氏孔氏阮侃王肅江惇干寶李軌荀氏爽詩傳

佚

荀悅曰臣悅叔父故司徒爽著詩傳皆附正義無他說通人學者多好尚之然希得立於學官也

侯氏包韓詩翼要

隋志十卷

佚

王應麟曰董氏舉侯包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朱子謂不知此出在何處愚按侯包之說見於詩正義隋經籍志韓詩翼要十卷侯包撰然則包學韓詩者也

按孔氏正義於抑詩引侯包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

杜氏瓊韓詩章句

佚

蜀志瓊字伯瑜成都人仕至大鴻臚太常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其術譙周問當塗高史籍落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耶周未達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殆天意也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

王氏肅毛詩注

隋志二十卷

佚

毛詩義駁

隋志八卷

佚

毛詩奏事

隋志一卷

佚

毛詩問難
七錄二卷
佚

毛詩音
佚

陸德明曰魏太常王肅述毛非鄭
歐陽修曰擊鼓五章自爰居而下三章王肅以爲衛人從
軍者與其室家決別之辭而鄭氏以爲軍中士伍相約偕老於軍中此
之言夫衛人暫出從軍其卒伍豈宜相約偕老於軍中此
非人情也當以王肅之說爲是
劉氏楨毛詩義問
隋志十卷
佚

王應麟曰正義於七月詩引之
典略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
册府元龜劉楨爲太子文學撰毛詩義問九卷
按歐陽詢藝文類聚引毛詩義問云橫一木作門
而上無屋謂之衡門徐堅初學記引毛詩義問云
鉏羹有菜鹽豉其中菜爲其形象可食因以鉏爲
名又云狐之類貉貙貍也貉子曰貊貊形狀與貉
類異世人皆名貊貉子似貍又太平御覽引義問
云總所以覆矢也謂箭筒蓋也蠨蛸長脚蜘蛛也

王氏基毛詩駁
隋志一卷七錄五卷

佚

隋志毛詩駁一卷魏司空王基撰殘缺梁五卷又有毛詩答問駁譜合八卷

陸德明曰魏荊州刺史王基字伯輿東萊人駁王肅申鄭義 又曰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茉莉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之空子出於西戎衛氏傳及許慎並同王肅亦同基已有駁難也

王應麟曰王肅引周書云茉莉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遠國異物非周婦人所得采

劉氏瑶毛詩義

七錄四卷

佚

毛詩箋傳是非

七錄二卷

佚

隋志注劉瑶魏秘書郎

徐氏整毛詩譜

隋志三卷

佚

隋志吳太常卿徐整撰

太叔氏裒毛詩譜注

隋志二卷

佚

王應麟曰國史志詩譜太叔求注不在秘府經典釋文叙

錄所稱徐整暢太叔裘隱蓋整既暢演而裘隱括之求字譌也

韋氏昭等毛詩答雜問

七錄四卷

佚

隋志注毛詩答雜問吳侍中韋昭朱育等所撰

按韋氏詩答問曰時邁之詩巡狩告祭柴望也初學記引之又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又野有蔓草問答曰國多供役男女怨曠於是女感傷而思男故出游於洧之外託采芬香之草而爲淫佚之行時草始生而云蔓者女情並欲以保

隋志二卷

存

崇文總目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璣撰世或以璣爲機非也機本不治詩今應以璣爲正然書但附詩釋義窘於采獲似非通儒所爲者將後世失傳不得其真與

晁公武曰璣仕吳至烏程令或題曰陸機非也

陳振孫曰館閣書目稱璣字元恪吳郡人据陸氏釋文非晉之士衡而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孔疏呂記多引之

曹學佺曰詩之疏也自陸璣始而人議其略

姚士粦曰予篋中有毛詩草木蟲魚疏一卷題曰吳太子

中庶子烏程令吳郡陸璣元恪撰凡草之類八十木之類三十有四鳥之類五十有三獸之類九魚之類十蟲之類十有八按陳氏書錄解題謂此書多引郭氏似非吳人若予所藏未嘗一條引及郭氏且後有魯齊韓毛四詩授受與漢書儒林傳相爲表裏

經義考卷一百一終

弟子嘉興顧仲清覆校

898
209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巻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